跑过晨光

■ 韩美荣

晨露还凝在柳梢头时,我已立在榆溪河岸边,准备开启新一天的晨跑。运动鞋踏过浸着潮气的塑胶跑道,踏步声惊飞了栖在水草上的蜻蜓。它们振着薄翅掠过水面,不经意间,便搅碎了满河流淌的晨光,漾开粼粼碎金。

三个月前,我却全然是另一副模样。那时我攥着衣角的手指微微发颤,望着蜿蜒如碧带的河岸,始终迈不出晨跑的第一步——在我眼里,这条常被露水浸润的跑道,仿佛比世间任何一条路都要漫长无际。

最初的晨跑,更像一场与呼吸的拉锯战。才跑出百十米,我的喉咙便像被砂纸反复研磨,每一次吸气都带着淡淡的腥甜与刺痛。胸腔里的心跳撞得肋骨咚咚作响,活像揣了只慌乱蹦跳的兔子。撑不过半里地,我就得扶着岸边的柳树弯腰喘气,额角的汗水滴落在地,惊得脚边的小蚂蚁倏地躲进草丛。有一回跑得太急,脚下一滑,我慌忙抓住一把柳树枝,却不料扯落了一串露珠。冰凉的露水顺着袖口往里钻,委屈瞬间涌上心头:何必这么跟自己较劲?

第二天,我悄悄关掉了闹钟,可身体却比闹钟更诚实——我还是按时起床,照常来到河边。这天我没敢快跑,只是沿着河岸缓缓前行。看晨雾像轻柔的纱巾,缠绕着成片的芦苇荡;听河水推着鹅卵石,发出咕噜噜的轻响,像是大地的呢喃。跑过前日的那棵柳树时,我忽然瞥见,曾被我攥过的枝丫上,竟冒出了一个嫩黄的芽苞,沾着上面的露水,在晨光里亮得像细碎的钻石。我忍不住笑了:连草木都在拼尽全力生长,我又怎能轻易停下脚步?

从那以后,我总爱在天刚泛鱼肚白时晨跑。彼时的榆溪河最是温柔,蓝盈盈的水面像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美玉,岸边不知名的小草偶尔扫过脚踝,带来凉丝丝的痒意,挠得人心尖发颤。有一次,我遇见一位打捞河草的老汉,他见我跑得满脸通红,笑着喊:“姑娘,跑累了就歇会儿,这河边的风,比啥都解乏!”我放慢脚步,跑到芦苇荡旁吹风,再重新起步时,脚下竟轻快了不少。

晨跑的风景里,最动人的莫过于雨后的清晨。乌云刚被风卷走,河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雾,空气里满是泥土与青草的清新气息。我踩着水洼跑过木桥时,常有水鸟从芦苇丛中飞出来,翅膀划开雾气,身后便露出淡粉色的朝霞。跑着跑着,又会看见桥边的马兰花开得热闹,花瓣上的水珠坠入河面,漾开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圆晕。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晨跑的意义,或许就藏在这些不期而遇的温柔里——是露水打湿的发梢,是马兰花的清芬,或是老汉随口的一句叮咛。

如今的我,早已能沿着整个河岸跑个来回。脚步踩在塑胶跑道上,轻重缓急都有了准头。呼吸也变得规律,吸气时能闻到水汽里混着的青草香,呼气时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那心跳声伴着流水声,像是为我量身谱写的晨跑乐章。

现在,跑过河畔的柳树时,我也会停下来歇歇——看晨练的老太太甩着红绸子跳舞,看打捞河草的老汉弯腰劳作,看岸边的马齿苋慢慢舒展开叶片。跑完后,我还习惯掬一捧河水洗把脸,那凉意瞬间在鼻尖炸开,让人神清气爽。这时我总会想起最初那个站在岸边的自己,原来所谓的蜕变,不过是对每个清晨的坚持。

露水快干时,我便转身往回走,心里满是踏实。榆溪河的雾早已散尽,阳光铺在水面上,像撒了一把碎金子,晃得人睁不开眼。渐渐地,伴着河水的哗哗声,远处早市上忙碌的吆喝声也传了过来,那热闹的声音迎着阳光,渐渐变得清亮。

而我,也在这奔跑的晨光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美好一天。

又忆榄角香

■ 北冥有鱼

两广地区盛产乌榄和黄榄。乌榄与黄榄不同,黄榄可直接生吃,味酸,吃完后还会有一股浓浓的余甘。黄榄适合做成各色零食小吃:酸腌黄榄、甘草竹盐黄榄、九制黄榄……味道鲜香可口,清爽怡人。

但是,乌榄就不一样,其皮厚,肉质粗糙,且味涩、苦,不宜生吃,也无法拿来腌酸或甜渍,最佳吃法就是做成榄角。所谓榄角,是因其切开后形状酷似三角形,故名榄角。这种吃法早在北魏时期就有了,如北魏时期农学家贾思勰在其《齐民要术》中有明确记载:“将鲜乌榄焯水,切段做成榄豉(即榄角)为菜,榄仁为饼及肴菜配料佳品。”到了后来,《开宝本草》与《图经本草》等典籍中也都有相关记载,可知榄角的吃法历史悠久。

然而,乌榄营养价值要比黄榄高得多,其富含维生素C和钙,对儿童骨骼发育大有裨益,此外还有生津止渴、开胃消食、舒筋活络、祛风湿、治骨鲠等功效,如若小孩发育不佳或胃口不好,每天一小碟榄角即可解决。

儿时我就特爱吃榄角,而制作榄角也极其简单。从树上摘来新鲜乌榄,用清水洗净后烧一锅开水,水开后熄火,将乌榄悉数倒进去浸泡五分钟捞起,用冷水冲洗一遍,使乌榄肉质在冷热交织中变得紧实可口。冲洗好后用美工刀从中间部位轻划一圈,双手捏着两边果肉,“噗”的一声,乌榄肉与乌榄核轻松分离。

当全部乌榄处理好后,放入适量食盐搅拌均匀,搅拌时需格外小心,动作不能太大,力度不能太重,否则就会变成乌榄酱,那样很影响口感。搅拌好后盖上盖子腌制约半小时即可食用。夏秋时节,天气炎热,加之那时物资匮乏,生活拮据,饮食方面很少有大鱼大肉,乡下人家基本家家户户都在早晨起床后熬一锅白粥,一天下来就着榄角食用,很开胃。那时,毫不夸张地说,我一顿能吃三四海碗的粥呢!

榄角核的果仁其实也很美味。只是太小,且因为榄角核非常滑硬,处理起来难度大,所以大人们都将这事交给我们这些小孩子。首先拿来一把锋利的菜刀,且菜刀的刀刃要厚,薄了一刀砍下,菜刀的刀刃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大豁口,这样一来,这把菜刀也就废了。其次,在砍榄角核时得用一块耐砍的木头,在木头中间部位轻轻挖出一个两三毫米的小凹槽,确保榄角核放上去用刀砍的时候不会弹飞,否则也是徒劳。当将榄角核砍成两半,露出耳勺大小的果仁时,还得用牙签轻轻将其挑出来,其力道也一定要控制得当,否则果仁断在里面也只能“望仁兴叹”了。

一篮子约五六斤的榄角核可以够我们这些小孩子整整地挖上两三天了,所以,小时候挖榄角仁成了我们的一项“游戏”,也成了我整个童年里最难忘最有趣最温暖的记忆。当果仁全部挖出来后,可以生吃,也可以做榄角仁饼,这种饼味道极香。那时候,我母亲就非常爱做榄角仁饼,而我也常常会拿着榄角仁饼去找邻居的小伙伴们每人分一点,然后围坐在一起一边吃一边谈天说地,那场景真是妙不可言。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已人到中年,每每想起那可口的榄角,漂泊异乡的我心头总免不了又添了几缕乡愁。

和一只青蛙斗智斗勇

■ 张国军

小时候,草房的门前有块豆地。那天的雨比较缠绵,变着姿势地下着,小雨如丝,大雨瓢浇碗倒。低洼的豆地,成了蛙的乐园。我望着雨点砸歪了豆叶,水在豆叶上流成了溪。

我撑一把黄帆布伞,走在烂淤地里,稀泥从脚趾缝里挤出。我蹲在豆地边,想看看蛙在水中怎么鸣叫,而蛙和我对望,声音从水深处一层层漂上来,先是小小的、短促的低音,像练嗓子似的,继而连成一片,变成音调一致、激情四射的声乐大会。一阵风吹过,豆叶摇曳,我透过豆叶的间隙,只见一片豆叶下坐着一只青蛙,凸出黄豆似的眼睛望着我,嘴边鼓起一只小气球,“咕”地一声,呱呱落地,整个豆地接二连三地又响了蛙声。泥腥味、豆花香、雨中的水汽,我的眼睛,被那声音泡得发胀。我侧耳听着,听它们把豆荚唱得丰腴饱满;我定睛看着,看见雨点在水光里挂出银线,每一只蛙都是连接线端的音符,蹦跳、跌落、再被豆叶轻轻接住。

它们在豆地里边跳边唱,我头脑里又出现了和小伙伴夜晚捉青蛙的影子。它们坐在水稻地的田埂边,我们手电筒一照,它们一动不动,我一把就抓在了手里。现在我为何不逮一只玩玩呢,又能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炫耀。

我到屋里找来手电,此时的青蛙并不知道我要捉它。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用手电照着它的眼,手去抓它,它竟不买账,两脚一蹬跳得老远。怎么没用呢?我把手电筒晃了晃,照自己看看,雪亮雪亮的。再照青蛙,手没到它面前,它又跳开了,还是没用。原来手电的光,在白天很弱,不起作用,怎么办呢?

我蹲在地边想着,眼前一只淡黄色的大青蛙,它在豆叶下面鼓着腮帮咕呱咕呱地叫着。我来不及多想,脚朝它慢慢地挪动,伸着张开的双手,猛地往前一扑想抓住它,脚底一滑,整个身体却趴了下去,压倒了豆秆。短裤、衬衫沾满了泥水,脸上、鼻孔溅的全是淤泥。蛙呢?又跑到我前面得意洋洋地唱着,笑我痴狗撵飞鸟,傻乎乎的。被我压在身下的豆秆,试图让风的小手拉起它,可是挺了几次身子都没有站起来,再找雨伞,早已被风旋进了豆地中。

图片由AI生成

我双脚陷在豆地的烂泥里,怕被大人看见挨打,刚要离开,突然感到胸口有什么东西蠕动。再一看:“我的妈呦。”不得了,一条大拇指粗、毛茸茸的绿豆丹,在衬衫口袋上爬着,我怕豆丹,吓出了哭腔,拔腿就想往家跑,脚底被豆秆一绊,又栽倒在水里。爬起来,豆丹已掉在了口袋里。我从下向上扒掉衬衫,一边跑一边甩着衬衫。母亲听到我的“哭”声,从屋里跑出来,看我和泥猴子似的,气得手向我一指:“中饭你就上豆地去吃青蛙。”

几十年过去了,青蛙没吃,蛙声还在。当年我找青蛙,现在青蛙找我。它从农村田野水洼,走进水泥丛林边的绿洲,唱出了我的童年,欢乐了我的晚年。声音穿越时空,合力不减当年。此刻,我的心中只有雨水的凉,蛙鸣的欢。

铜斗山下的非遗回响

■ 文暄

在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广阳镇,铜斗山如沉默老者,俯瞰着静卧于山褶中的四兴村(原名刘家堡)。村口百年老槐枝干遒劲,青石板路映着时光痕迹,北城门楣“福迓斗山”四字,既刻着村落的农耕韵律,更藏着跨越400余年的文化瑰宝——刘家堡八阵鼓。

刘家堡八阵鼓的血脉,一头连着古代军事操练,一头系着乡土民俗传承。据《蒲城县志》记载,明代大将常遇春率部在渭北屯垦,军户战时从戎、闲时务农,以锣鼓模拟战鼓、借队列传递指令,成为八阵鼓雏形。清末刘克旺,用八枚铜钱推演八门阵法,十余年间将“铜钱阵法”与秧歌步法、社火鼓点融合,首创“锣鼓随阵变、阵随鼓点走”的表演体系,明确“敲鼓边摆阵、击鼓面进攻、打镲变阵、打铙破阵”的规则,让其从队列操练蜕变为兼具故事性与艺术性的民间舞蹈。此后八阵鼓代代相传,曾有“铜斗山下一阵鼓,关中百里闻其名”的俗语,道尽它在西安、咸阳等地演出的盛况。

对刘家堡人而言,八阵鼓不是单纯的舞台艺术,而是融入衣食住行的生活仪式,是连接乡愁的精神纽带。每年正月十五社火,腊月初便热闹起来,鼓队先敲“开篇鼓”,再沿村巡游——开阔处演“摆四花”,过戏台用“扭门卷”暖场,晒谷场还会与邻村“比阵”,鼓点不相让,认输后共吃热饸饹,满是烟火气。

70岁的刘老汉教孙儿敲鼓时,总把孩子的小手包在自己掌心。他指节粗大、老茧发亮,是握锄头与鼓槌的印记;孙儿手掌软嫩,总找不准鼓点。“听着心跳敲,鼓点就稳了”,老槐树影移间,慌乱的“咚咚”声成了整齐的“咚咚锵”。

除社火外,八阵鼓还活跃在庙会、婚嫁、寿宴等场景。外出打工的青年请鼓队录视频,屏幕里老人们敲鼓喊“娃们在外好好的”,总能让远方游子红了眼——这锣鼓声里,裹着最浓的乡愁。

农闲时,青石板路上师徒相传、父子相授,村民农忙扛锄头、农闲拿鼓槌,八阵鼓早已成了村风民风的一部分,锣鼓声便是刘家堡最深的记忆。

十几年前,刘家堡青壮年外出务工,八阵鼓险些消逝。最后一位会完整演绎“燕子队”的老艺人病重时攥着村支书的手说:“这鼓,可不能停啊!”这句话成了“军令状”,拉开了八阵鼓“重生”的序幕。

如今,八阵鼓已从“村落记忆”变为铜川“文化名片”,游客来踩青石板、学秧歌步,传习基地里老人们教阵形、年轻人拍视频、孩子们追鼓槌,“福迓斗山”门楣下,生机重现。

站在铜斗山半山腰,刘家堡的锣鼓声常飘向云端。这声音里,有军阵的雄浑,有民俗的鲜活,有老城岁月的厚重,更有新时代非遗传承的蓬勃。八阵鼓如村口老槐,根系扎在铜斗山的土壤与记忆里,枝叶却向远方伸展——守得住“铜钱摆阵”的古老智慧,也跟得上时代步伐,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锣鼓声里,生生不息。铜斗山依旧巍峨,看着鼓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看着孩子们长成新一代传承人,让非遗的回响,在山间、在血脉里,久久回荡。

社址及印刷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邮编:710054 售价每份1元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61010020170002 陕西日报印刷厂承印 本报部分图片源于网络,请作者与本报联系